

七大名妃轶事



# 七 大 名 妃 轶 事

[日]驹田信二 著

董玉书 郭继先 译

昆 仑 出 版 社

DPH/12

七大名妃轶事

〔日〕驹田信二 著

责任编辑：治 国

封面设计：王德久

昆仑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三号）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双阳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125 字数 140,000

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,001—100,000 定价：1.85元（压膜）

ISBN 7-80040-092-1/I·83

## 驹田信二和 他的《七大名妃轶事》

驹田信二（1914— ）原籍三重县人。一九四〇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，现任早稻田大学兼职教授，专门从事中国文学的研究。对鲁迅、郭沫若、赵树理等中国作家的作品，都有较深的研究，发表过许多论文。驹田信二既是学者又是翻译家、作家。曾翻译出版过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今古奇观》等许多中国古典小说。同时，他又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，创作了一些中国历史人物传记小说如畅销一时的《杨贵妃》等。作家以他酣畅的文笔，易于为人所理解的手法，深入浅出地把一些中国古典文学的精粹介绍给了日本读者。

《七大名妃轶事》包括了历史上从春秋到唐朝著名的七个后妃和姬妾的秘史传记。

这七个后妃和姬妾，虽然她们所处的时代不同、性格不同、命运不同，但他们也有许多共同之处。她们都有过悲惨的经历，有的是战争的俘虏；有的是政治外交的工具；有的沦为娼妓；有的被强行霸占。另一方面，她们都具有罕世的美貌和迷人的魅力，这就是她们的武器。她们以此俘虏了当权者，进而掌握了实权。一旦得势，她们又把被冷落深宫的妒火，强烈地甚至是灭绝人性的发泄到她们的同性身上。同时，她们又荒淫放荡，直至弄权祸国。

《甄宓》是个例外。作者笔下的甄宓是个美貌善良、爱情执着的女性。她对曹植的爱情是纯真的。她不幸地做了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的牺牲品。

从政治斗争的历史来看，宫中后妃们往往是受害者或者是旁观者。但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，她们当中有的人也确实起过重要的主导作用，包括进步的 and 反动的作用，在政治舞台上充当过主要角色。对此，史学家已有定论。当然，对有的人，也众说纷纭，褒贬不一。驹田信二先生笔下的这几个形象，基本上是根据正史记载，参考了部分野史资料，进行艺术创作的。但是，它却没有中国历史小说中因袭的正统观念，这也可说是本书的特点。

译者

1988. 3. 1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一、骊姬.....  | ( 1 )   |
| 二、夏姬.....  | ( 23 )  |
| 三、朱太后..... | ( 42 )  |
| 四、吕太后..... | ( 59 )  |
| 五、武则天..... | ( 81 )  |
| 六、甄宓.....  | ( 102 ) |
| 七、杨贵妃..... | ( 150 ) |

## 一、驪 姬

---

周惠王二年，晋武公歿，其子献公嗣位。

晋是当时的大国，领有河南的北部及山西的大半部。其西北地域与夷狄之国接壤。

献公除了从名叫贾的小国娶来的夫人贾姬之外，又娶了北方异族犬戎主狐氏之女狐姬姐妹，做为侧室，并十分宠幸。但他即位以后，无论是贾姬，还是狐姬姐妹，都没有立为正室，却立了原来父亲的侧室齐姜为正夫人，并将其子申生立为太子。

齐姜是曾在山东称霸诸侯的齐桓公之女，武公做为与齐国修好的象征，迎为侧室。武公在世之日，献公已与齐姜私通。

《左传》这样记载着：

献公烝齐姜。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。

“烝”字的意思是指与比自己辈份高的女人私通。野史中具体记载着：

时武公已老，不能御女，太子（献公）悦之烝之。

献公与齐姜，先生一女，名唤伯姬。后来也同其母一样，做为修好的象征，嫁秦穆公为妻。齐姜后来又生一男，就是申生，被立为太子时，年已二十三岁。

献公与贾姬，未生子女。狐姬生了次子重耳，狐姬之妹生了三子夷吾。长子申生立为太子时，重耳二十一岁，夷吾二十岁。

齐姜被立为正夫人后，过四年病歿。

第二年，献公欲征西方的异族骊戎，以并吞其地，命大夫史苏预卜吉凶。

史苏以龟甲投入火中，然后观察龟裂的形状。龟甲上纵向出现二条长的龟裂，两条裂纹互相弯曲呈相抱形，两端相交，几乎画成个椭圆。并且，在椭圆的中央，有一条细的裂痕，史苏看后说道：

“卦象表明，胜而不吉。”

“战胜岂不大吉，为何不吉？”

经献公追问，史苏解释说：

“左右二线于两端相交，这表明双方胜败难分。这里呈现右线包住左线的形状，表明我晋国将并吞骊戎。此左右线两端相交，画成口形，中央有细线一条，此乃口中含刺之状，是谗言将起之兆。也就是说，我虽能战胜骊戎，后必因谗言而乱国。胜败难分。”

“因谗言而乱国？汝之意是寡人将听信谗言而乱国吗？”

“这却不然。但是，即便主上并非如此，却也难保主公身边之人不惑于谗言。”

“好了！寡人知道了。反正战争是个吉兆，以后的事姑妄听之，做为警戒也罢。”

于是，献公进军西方，灭亡骊戎之国，夺得戎王之女及其妹，凯旋而归。骊姬此时年方十六岁，其妹十四岁，比申生、重耳、夷吾兄弟尚年轻十岁左右。

此时，重耳和夷吾的生母狐姬姐妹均已四十过半，色衰爱弛。献公被掠来的年轻美丽的异族少女弄得神魂颠倒，片刻不使离左右。凯旋归来三个月，便继去年死去的齐姜之后，立骊姬为正夫人。

在祝贺宴会上，献公看了一眼默默坐在一旁的史苏，得意洋洋地说：

“来人！给史苏大夫斟上喜酒，但不准给他上菜。史苏，你还记得吧？你预言胜而不吉。寡人确实胜了，你的卦应验了一半，做为奖励，让你喝喜酒。但是，你说不吉，却没有猜对。寡人不但战胜了，还得到如此美貌的妃子，岂不是大吉大利吗？你说什么口中含刺，更是荒诞之言，没猜对那一半要受罚，所以不给你上菜。”

史苏将斟上的酒一饮而尽，说道：

“臣当时只是就龟甲上出现的卦象，如实地奏明主公，确实是胜而不吉。如今看来，臣亦有失误之处。”

“嗯，说得是，谁都会有失误之处。”

献公自得意骄地点头说道。——不！没有错。史苏在心中暗自反驳道。自己当时根据龟裂所作出的判断并没有错，自己所忽略的是，那个龟裂同时又呈现出年轻的巨大女阴的形状。那个女阴就是现在做为正夫人而坐在献公身旁的骊姬。……

“史苏，为何闷闷不乐？寡人不过开个玩笑而已，并无意责怪于你。来人！给史苏大夫上菜，再添酒。”

献公兴高采烈地说道。

后来，史苏被亲密的友人询问，他说：

“不吉原来应验在女人身上。我当时竟未看出龟甲上出现的这一卦象，晋以武力胜骊戎，但骊戎将以女人之力而

胜晋。胜而不吉，以谗言而乱国，胜负难分。这一卦象不会错，今后，这一时刻一定到来。”

## 二

骊姬刚被带到晋国的都城的时候，是个白肌、青瞳的温柔少女。她那苗条的身体，还是个含苞待放的蓓蕾，但是，转眼之间，就开出丰硕的花朵。不仅骊姬如此，也许是西方女子的共性。献公立骊姬为正夫人时，正是骊姬风华正茂的时刻。

此后，不到一年功夫，骊姬便与献公嬖幸<sup>①</sup>的一个叫施的优人勾搭成奸，优施也是骊戎出身。骊姬正如因献公而使其蓓蕾膨胀一样，与优施相会。又学得各种房术<sup>②</sup>。献公还以为是自己使她学会的，十分得意，于是宠幸日深。当然，骊姬更装得使献公相信，努力讨献公的欢心。

骊姬不但私通优施，还向申生、重耳、夷吾频送秋波。一次，申生从献公身边退出时，骊姬绕到前面，在长廊尽头的隐蔽处等着，叫住申生。申生默敬一礼，刚要过去时，骊姬故意大声地说：

“为何躲着我？”

申生无奈，只好听从。骊姬将申生邀到园中的亭内，让他在长椅上坐下。

“申生公子，妾恋慕公子已久了。”

“不可如此！母后……”

申生把比自己年轻十二岁的骊姬，故意称作“母后。”

① 《辞海》嬖幸条：亲近获宠者。即男性受皇帝宠爱者。

② 房术。男女性交之方法。

“…那也许是夷狄的习俗，在晋就应遵照晋的习俗。”

但是，骊姬仍然不离开申生，又说：

“申生公子，看来你是轻视我这夷狄之女吧，可是，这不也是晋的习俗吗？妾已听说，你父就是杀了相当于自己母亲的女人，才生下了你，公子杀妾又有何妨。”

“你太可怕了！快放开我，不然我去禀告父王。”

“去吧！随你去吧，主上只会怪罪于你。”

“母后，下次莫要戏弄于我了。”

申生摆脱开骊姬回去。申生不像其父那样风流，是个诚实正经的人。

骊姬也向重耳说过同样的话。

“重耳公子，妾恋慕公子已久了。”重耳被骊姬偎依着，默不作声，他并不想像申生那样逃之了事了。

“重耳公子，你说话呀！申生公子轻视我是夷狄之女，莫非你也轻视我吗？”

“我的母亲也是夷狄之女，怎么会轻视夷狄之女呢？在父亲把你从你的国家夺来的时候，我就想得到你。父王和你年龄相差悬殊，当时，我曾想父王会把你们姐妹，赐给我和弟弟，心情十分激动。”

“公子之意是，妾现在已是主上的人了，再不要我了吗？”

“现在，也并非不想要，只是……”

重耳挡住骊姬伸过来的手，按在膝上说道：

“如果父王将你赐给我的话……”

“看来你是怕主公怪罪呀！”

“确实是怕。但我自己也不知，是怕父王还是怕你，或者是怕自己。”

重耳虽然没有像申生那样逃去，但仍然是个诚实正直的人。

骊姬对夷吾也同样说：

“夷吾公子，妾恋慕公子已久了。”

“你对我的两位兄长，也同样说过吧？”

夷吾紧靠着向他偎依过来的骊姬说道。骊姬微笑点头，夷吾也笑着说：

“申生怒而逃去，重耳悦而抱你——。是这样吧？”

“不！重耳也逃了，虽然没有像申生那样生气，可是……”

“这就怪了，重耳常说他想拥抱你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还有希望啊！”

“你真是个迷人的女人。”

夷吾把骊姬搂在自己肩上的手臂拉过来，一只手托起骊姬的下颚，嘴唇贴在嘴唇上。骊姬白嫩的脸上泛出红晕，她的嘴唇像蛭一样紧紧吸着，过一会儿，夷吾将嘴移开说道：

“我可不逃啊！”

夷吾刚要伸手，骊姬挡住，说道：

“这里不可！今夜悄悄来我房间，我等你，”

就这样，骊姬同三个公子中的夷吾勾搭成奸。

优施探知这一情况，一天夜里，他对骊姬说：

“近来，听说夫人常和夷吾公子幽会……”

“幽会又怎样？！难道我对你有什么慢待不成吗？”骊姬把身体依偎着优施说道。

“万一疏忽，被主上发现，那就……”

“我与你也同样。”

骊姬欠起身来，拉过优施玩弄着。

“你吃醋了吧？”骊姬说道，“不必吃醋，夷吾公子不如主公，主公又不如你，没有人能胜过你。”

“重耳公子呢？”

“我与重耳尚无来往，只是恋慕而已。”

优施抬起头来，愕然地注视着骊姬。

对骊姬来说，在当时，还没有想到该如何对待申生、重耳和夷吾。骊姬把这三个公子只看做是近在身边的陪玩的伙伴而已。

骊姬被掠到晋国后第七年，献公十二年春天，生下一男孩，取名为奚齐，这是献公的第四子。此时，三子夷吾已经三十三岁，所以，奚齐是献公隔了三十二年后才得的幼子。正因为如此，献公异常喜悦，一有闲空，就去婴儿的卧室，对着婴儿的面孔，仔细端详。

献公对婴儿的喜爱，进一步加深了对骊姬的宠幸。但是，骊姬并不确信奚齐的父亲是献公，他也可能是优施或夷吾之子。不过，骊姬对此事也并不十分在意，确切的事实是，奚齐是自己亲生之子。此外，不管他的真正父亲是谁，反正奚齐是献公的第四子。

骊姬在生奚齐之前，虽然被立为献公的正夫人，但她并未把晋当做自己的国家。自己只认为是故国被夺、父母被杀、自身被掠到这个国家来的夷狄之女。这种印象是难以磨灭的。但是，生下奚齐之后，骊姬的心情发生了彻底的变化。她想到，有了这个孩子，今后可以把这个国家看成是自己的国家了。她还进一步想到，通过这个孩子，可以在这个国家里建立起自己的国家。她甚至想到，通过使自己的儿子继承君位，就能同这个消灭自己故国的国家争口气。可以说，骊姬到此时，才有了明确的生活目的。

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当务之急是首先必须除掉太子申生。但是，既便能顺利地除去申生，剩下的还有重耳和夷吾，又当如何？骊姬一个人为此焦虑忧思。

### 三

奚齐的生日刚过，一天，骊姬和优施调笑之后，说道：

“奚齐的长像，近来，越发像你了”。

优施抚慰着骊姬说道：

“不象夷吾公子？”

“要说像，也许像。”

“最近同夷吾？”

“仍然幽会。我正想暗中毒死他……”

“休出此言！夫人不必担心，若四公子的容貌像我，那便是骊戎的血统，也就是说长得像夫人。如果像夷吾公子的话，那就是晋室的血统，就可以说长得像主公。”

“我并不担心此事，我之所以要毒死夷吾是因不愿让他再活下去。”

“这却为何？”

“我欲使奚齐继承晋室的王位，假如奚齐是你的儿子，奚齐的血统便完全是骊戎的血统。即便他是主公的儿子或夷吾的儿子，其血统中仍有一半是骊戎的血统。我欲使奚齐继承晋国王位的心情，大概你也可以理解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那就不单是夷吾，还有太子申生和重耳公子也……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就更不可下毒了。”

“你就替我拿个主意吧。”

——优施想到，倘若骊姬之子能继承王位，那么，自己便可做为最高的功臣，不！也许是君王之父，在这个国家为所欲为了。一想到这里，他觉得心情激动，欣喜若狂。

当时，他首先想到的是，心须拉拢贿赂献公的宠臣、人称二五的梁五和东关五二人，使他们挑唆献公，让献公把三个公子派去远方。优施将此计告诉骊姬。

“办法由我去和二五充分洽商。夫人这方面，最好装做一切不知。对于三位公子的事，对主上只字莫提。一旦主上问起时，对三位公子要多进美言。但是……要把二五完全拉拢过来，为我所用，恐怕只靠金帛的力量还不够。我想，最好的办法，还要依仗夫人和尊妹的力量，不知夫人能否应允。”

“你说该怎么办？”

“请与二五私通。夫人与年长的梁五，尊妹与东关五……”

骊姬笑道：“你不吃醋吗？妹妹方面由我去好言劝说。”

“我去告诉二五，说夫人与尊妹愿与他二人交好。原因是主上年迈，近来很少临幸，你二人难耐宫闱寂寞，请他二人为闱中之伴，以慰岑寂。开始时，虽然与二五相会，但关于四公子之事，且不可有丝毫流露。待一个月过后，再慢慢露出欲使四公子继承晋统之意。尊妹之处，尚须夫人先将此事说明。将来，二五必将废立太子之事与我商议，以后的事就交给我们吧。”

一天，二五向献公提出：

“君以为曲沃之地如何？”

“曲沃乃我晋室宗庙所在之地，是晋始封诸侯时的领

地。”

“曲沃亦是军事要地。曲沃的防守万不可疏忽。”

“卿等为何忽有此议？”

“近来，周围各国都在秣马厉兵，窥伺时机。此外，尚有二处，虽属重地，却疏于防守，这就是西北边境的蒲地和西部边境的屈地。蒲与秦国接壤，屈与狄境相连。此二处皆困荒漠而弃之未守。臣以为宜早日加强防守，不知君意如何？”

果如优施所料，献公听信二宠臣的建议，立刻动心。

“莫非二卿欲往防守蒲地和屈地吗？”

“多蒙主公依信，怎奈我二人身份低微，不堪守此重地，恐怕反而会引来秦和狄的轻视。”

“那么，卿等以为何人可去？”

“若遣重耳去蒲，遣夷吾去屈，便不致招人轻视，且边防亦将稳如磐石了。”

“卿言有理。那么，命谁出镇曲沃呢？”

“曲沃乃仅次于国都的要地，太子是仅次于君王的要人，除太子申生之外，他人焉能胜此重任。”

献公完全听信了二五的建议，决定派遣申生、重耳、夷吾三人分赴各自地区。命申生开拓曲沃之地以为陪都，命重耳、夷吾前往蒲地和屈地分别筑城屯兵，以防秦和狄之入侵。

申生听到献公的命令，揣测不出父王的意图何在，便惶恐地问道：

“太子是继承国君的人，应常侍君侧。防守边境之事，乃臣下的职责，为何命已立为太子的孩儿远去边境呢？孩儿斗胆，愿闻父王的意向。”

献公生气地说：

“曲沃乃晋宗庙之所在，汝难道不知么？寡人命将继续承国君之人去出镇仅次于国都之城，汝有何不满可言？”

优施从二五处得知事情的经过，急忙去告知驪姬。

“申生此去，如同自己放弃了太子的地位。看来主上已有意立四公子为太子，倘若主上提起此事，夫人，不可赞同，这也是一种计策。……关于这三位公子的派遣，二五所以肯巧妙地向主上提出，皆出于夫人和尊妹的力量。二五十分满意，今后还须一直和他们交好下去，万一他二人背叛，我们就连本带利一笔勾销了。”

“就照你说的办。只是，我竟接待梁五岂不把你冷落了。”

“梁五的本事如何？”

“强于夷吾，但还远不如你。”

“夫人过奖了。夷吾已去往西部边境，空出的时间，我可以比以前更多地与夫人亲近了。”

两个人的身体慢慢地凑到一起，说话声停止了。

几天之后，献公对驪姬说：

“虽然大臣中有人反对，但寡人之意已决，废去申生，立奚齐为太子。”

——驪姬心想，果然不出优施所料。是的，这是关键时刻……。一股喜悦涌上心头，不由得脸上要绽开笑容，但驪姬控制住自己的感情，故意装做面色阴沉，默不作声。

“你还不高兴吗？自己的儿子要做太子了。”

“朝臣中何人反对？”

“里克等人。”“噢！原来是里克大夫。妾以为他理应反对。”驪姬说道，“妾亦认为，将并无特别过失的申生无